

An abstract painting in shades of brown, tan, and black. It features a central face-like form with a dark eye and radiating lines. Below the face are various geometric shapes, including a grid and a ladder-like structure.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textured.

我曾是谁

法国诗坛怪杰 米修



域外诗丛

法国诗坛怪杰

米修诗选

杜青钢 译

我曾是谁

〔法〕亨利·米修 著

杜青钢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17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407-0749-7/I·526

定价：2.70元

译者前言

早在 50 年代，一提及米修，许多法国读者自然就想起了“怪诞”、“望而生畏”之类的字眼。也有人眼中泛出敬佩的目光，口里却不知所措地感叹：“呵，米修！”随即，露出一副颇为尴尬的神情。

这也难怪。米修刚跻身名诗人的行列时，给读者带来的是茫然、困惑和无措。他恍若一个没带地图、罗盘的游人，两手空空，无意闯入文学的王国，以笔作手杖，借助奇幻的想象四处探索，疯狂反击、报复现实，一味寻求自我解脱的途径，用文字留下了一双双乍见难以辨析的脚印。在象征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领地里，你找不到他有血有肉的躯体，充其量，只能瞥见一个淡淡的阴影。他时而远游五洲四海，时而翱翔内在空间，时而漫游想象异国，时而驰骋毒品诱发的失常天地。扑朔迷离，变化莫测，有如一朵飘忽不定的白云。

30 多年过去了，米修以他不懈的努力，辛勤的耕耘，终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赞许，受到越来越多的大批评家的关注。如今，他的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有关专著多达20余部。1965年，法国授予他国家文学大奖。翌年，著名大型论丛《艾尔勒》出版了米修专辑，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人们一致认为米修乃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撇开了他，法国当代诗歌史将是一幅残缺的图画”。

谈到米修，不能不提他的“驱魔法”，这是诗人的独创之处。驱魔一说最早见于米修1945年出版的诗集前言：

驱魔，这强有力的反击，羊角凶猛的攻力，是被囚禁者唯一所能的真诗。

在伤痛和黑念头之处，插入无限的狂热，绝美的暴力，结合文字的敲击力，使恶渐渐消融，代之以轻盈魔媚的圆体——美妙的境况！

许多当代诗，谋求解脱的诗都具有驱魔的效用，是取巧式的驱魔。利用梦幻，利用那由下意识透过想象而织成的自卫式梦幻，利用醒觉的梦，或有计划，或试探性的，寻求其立足点的白日梦。

不只是梦幻，还有形形色色旨在自我

解脱的思想，甚至，很多哲学体系亦属驱魔的范畴，尽管它们自以为是别的什么东西。

效果相同，为了某种解放。

我的驱魔：利箭般的飞腾、激越，几乎超逾了人性，似炮塔，形成于被压抑物电一般地闪现，又被美妙战胜的特定时刻。

这爆炸式的直升是生存中罕见的时刻，奉劝那些被迫与不幸为伍的人多多使用。只是，机器不易发动，需要点绝望作燃料。

也就是说，诗人要借助文字的力量、强烈的感情，进行愤猛的反击，用美妙的艺术境界和攻击力融化现实中的恶；或采用取巧式，宛若一个画家，以奇特的想象、梦幻和下意识作颜料，巧妙涂抹、肢解、改变现实，使面目狰狞的残酷世界呈现另一副模样，从中，诗人便得到了某种形而上学的解脱与安慰。这一驱魔妙法颇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大有“儿子打老子”的意味。

请看诗人是如何驱魔的：

我很难看见人而不想揍他一顿。别人爱搞内心独白，我不，我爱动手打人。

瞧，正好来了一个。

哈，我替你抓起他，一敲，梆！

又抓起他，一敲，梆！

把他挂在衣架上。

取下来，

又挂上。

再取下来，

搁在桌上，

铺平，压得扁扁的，

弄脏，泡湿。

他又活了过来。

在水里洗一下，把他拉长，按他，揉他，
把他塞进杯子里。然后公然倒在地上，对
茶房喊一声：“给我拿只干净杯子来！”

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诗人寻找解脱的心理记录。通过一阵虐待狂式的发泄，作者仿佛吐出了经常“挨打”的恶气，从现实的奴隶上升为艺术天地的主人，在心理上，驱走了魔影，获得了某种平衡。

在米修眼里，四周的一切充满了敌意。“天空乌云密布”，“雨点虎视眈眈，锤击，空气在制造恐惧，利刀八面投来”，“微弱的风也在心中搅起了痛苦的狂涛”。

很早，诗人便认为，生命即创伤，在太平的粉

饰下，人间生活实际上充满了混乱、蒙蔽、虚伪、可笑和残暴。现实中，他时时遭侵袭，处处受打击，心灵创伤累累。他需要倾吐痛苦，奋力反击，对现实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需要借助文学承受生活的负荷，探求生存的多种可能。这一切构成了米修作品的底色，是其作品的首要主题。

对米修来说，诗也是一种探索、认识的工具：对自己的认识，对客观的认识，对人与物关系的认识。米修的一生是不断冒险、求新的一生，他的作品便是他探索、冒险、求新的路标和记录。他从一个领域闯入另一领域，将我们带进人烟罕见的精神陌土，巡回于人类内心境况的边缘地带。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或许，这正是其作品难懂的主要原因吧！

自1927年第一部诗集问世以来，米修几乎每年或每两年推出一部新作。他辛勤耕耘50余载，一共发表了40多部作品，其中主要的有：《我曾是谁》、《厄瓜多尔》、《我的领地》、《有位毫毛》、《蛮子游亚洲》、《夜动》、《内心空间》（诗人自选诗集）、《别处》（内含《大加拉巴各国之行》、《在神奇的国土上》、《此处，波德马》）、《考验，驱魔》、《折缝里的生活》、《过往》、《面对门闩》、《骚动无限》、《凄惨的奇迹》、《得自深渊的体验》、《睡法，醒法》、《时刻》、《寻路，迷路，超越》和《迎头痛击》等。

米修一生经历了四种“旅游”：有实地旅游，

内心空间漫游，想象异国的畅游，失常天国的神游。这四游连同其后期具有浓厚东方智慧色彩的诗作构成了诗人作品的主要内核，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往往更容易把握住诗人的内质，深入其内心幽微之处。

下面，仅简要展示和浅析米修各时期的重要作品。

《我曾是谁》是米修于1927年在法国出的第一部诗集。诗人动用各种文体：诗、散文、小说、寓言、警句等形式，在字里行间高声呐喊、呼唤、质问，孜孜探寻，辛辣嘲讽，放声狂笑，目的在于寻求一个统一的自我，得到内心的解脱。这个集子是米修作品的起点，内中几乎混杂交织了诗人后来所表现的全部主题。

20年代，诗人远游中美洲，随后，发表了《厄瓜多尔》，副题“旅行日记”。不过，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诗体游记。米修自称是逆反旅行家，因为，他的远游更多地是为了发现自己，斩断他与欧洲传统文化的无形联系。因此，在这部游记中，诗人对异国的风土人情，仅用白描手法一带而过，而将大量笔墨用来记叙他在游途中的种种思考、想象和感受。请看《火山》一诗：

我的房间面朝一座火山
窗口对着火山

终于见到了，火山
火山在我身旁
我们的领地里有一座火山
火山、火山、火山

很明显，诗中反复出现的火山是那可怖的现实，是现实投射在诗人心中的阴影。所以，人们常说，《厄瓜多尔》是一部主观游记。

米修厌恶欧洲，也不太喜欢中美洲。那么，他的理想王国何在呢？在亚洲，更准确地说，在印度和中国。

1931年，他游历了印度、日本、朝鲜、中国、马来西亚等国。之后推出了《蛮子游亚洲》。从题目便能看出他对东方的崇拜。这时，一向关注自我的诗人也渐渐溶入了忘我的境地：“当我看见印度，当我见到中国，有生来第一次，我感到地球上存在真正的人民。欣喜中，我身不由己地置入其中。”

不过，米修向往的并非亚洲诸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是它们的灿烂文化。他特别欣赏印度的佛教，高度评叙、赞扬了中国的道家哲学、戏曲、书法、绘画、音乐，热情称颂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灵巧。即令对使用筷子，也发出了如下高论：

在中国，吃饭也需要相当的功夫，因为，使的是两支小木棍。这是炎黄子孙的

有意追求，他们完全可以象其他民族一样，发明刀叉，但操使刀叉不需什么技巧，所以中国人对它不屑一顾。

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一些缺点，用句时髦的话说，揭示了我们的某种民族劣性，如：过分工于心计，精于人际关系，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过于压抑、隐匿，“几乎快失去了笑的机能”等等。

在法国，很多批评家认为，米修是一位独辟蹊径、自成一体，较少受他人影响的作家。其实不然，起码，中国的道学、神似会意的象征性戏曲表现手法以及书画都对米修的人格形成、美学思想、写作风格和技巧产生了不容小视的直接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庄的道家哲学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某种深沉的艺术魅力。米修自己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在同华裔学者程抱一的谈话中，他说道：

“我当初到中国去，并不是寻觅什么异国情调，而是被内心的本能需要所驱使，我所获得的，也不限于一些题材，而是一种新观照、新语言。我接触到那样迥异的文化，心中的许多固有意念均被打破，尤其是在艺术上。我发现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太多，我也发现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互相沟通。深深吸引我的：爪哇的音乐、印度的舞蹈、中国的哲

学、戏曲、书法和绘画。”

在米修的创作主张中，明显可见老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以及黄老“顺其自然”的思想烙印。

“我不会做诗，从不以诗人自居，也不认为，只有在诗篇中才能找到诗意，而且，第一个这么说的并不是我……

“诗最忌刻意雕琢，因为，诗是天然的馈赠，是天籁，不是功夫。刻意作诗的雄心本身足以扼杀诗情。”

这位老庄的崇拜者甚至以诗演“道”，以诗形“道”。作为道家哲学最高实体范畴、世界万物之总根源的“道”，在米修的笔下，具象化为“无水的海”、“没有气流的风”、“没有热温的火”。总之，是一种存在之虚无，虚无之存在。“道”之为“道”，在于它的不可确定性，“能够说清楚的‘道’便不是真正的‘道’。”诗人的这些认识，应该说，是有些独见的。

《蛮子游亚洲》形式上接近杂文和报道，用的却是诗一般的语言，和《厄瓜多尔》相比，《蛮》具有更浓的客观色彩。这两部作品是米修实地旅行的标记。诗人三十年代的亚洲之行为他日后的腾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诗人转入“内心空间”，开始了奇幻的想象漫游。这一特点或明或淡地贯穿于米修的所有

作品，但集中体现在《我的领地》一书中。这“领地”乃诗人的内心世界，想象的天空。在那里，现实中屡遭不幸、久久压抑的米修施展出浑身解数，恣意横行，为所欲为，对充满敌视、恶念的环境发起猛烈攻击和疯狂报复。想象漫游实际上也是诗人一种内心发泄，一种心理上的解脱和补偿。

紧接着，诗人步入想象异国，写出了《大加拉巴各国之行》、《在神奇的国土上》、《此处，波德马》和《梅多逊》四部作品。米修用游记的形式，诗一般的语言，数学般的精密，虚构了一个个荒唐可怕的奇特国度，着重描叙了想象的异国残酷风俗、古怪人情。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俨然是主宰一切的上帝，他信口发号施令，随意安排，胡乱制定法规，随心所欲地创立一整套荒诞不经的宗教、司法、哲学和教育体系。这四部作品，也可以说，是诗人超现实主义情趣的大操练。不过，在米修和其他“正宗”超现实主义诗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读了布勒东等人的诗，你于玄妙的梦幻和下意识表现中，感到的往往是某种新奇的内心振动和朦胧的启迪，有时，甚至坠入五里云。而米修的特点在于，他的诗荒诞于整体，逼真于细节，他用众人皆识的日常细节筑成了一个奇异而令人深思的艺术大厦。

米修写想象异国之行大概有以下三个目的：

1. 与现实社会唱对台戏，嘲弄报复现实。

在阿拉拉国，土匪到警察局受训，警察到歹徒中实习，双方经常交换人员……军队由敌人供养。在家庭和政府事务中，妓女被视为最好的顾问。只要她们肯开口，政府便能从她们的建议中获取一大笔财富。至于卖淫，那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得以与他人交谈、开怀畅言的借口。真正的母亲都鼓励女儿卖淫。

2. 通过恣意的想象，探索、发现、认识自己的创造力，发掘下意识领域未被发现的潜能。

3. 变形表现残酷的世界，用艺术抹去现实的狰狞面目，争取心灵上的平衡。

1937年，米修发表了一部极有特色的佳作《毫毛》。

如其名所示，毫毛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理应受到轻视和怠慢。他天真、笨拙，与社会格格不入，事事不顺心，处处遭迫害。对生活，他没什么奢望，只希望得到自己的一份阳光。然而，却总是事与愿违。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做点什么，最后总落得一个哭笑不得的悲惨结局。

整个作品在浓郁的幽默和怪诞的夸张中展开，字里行间却透出了深沉的悲怆。作者仿佛用喜剧的形式导演了一出悲剧，那夸张的滑稽始终掩盖不了主人公凄惨的血与泪。

在表现毫毛种种遭际和命运的同时，诗人还给我们象征性地描绘了一个荒谬的世界，揭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压迫、人的可悲景况以及现代人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毫毛也是作者的一幅自绘漫画，为我们研究米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参照。

米修，还是一位脉搏紧随时代跳动的卓越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的悲剧激发他写出了深沉、宏伟、壮丽的诗篇。在1946年出版的《考验，驱魔》中，诗人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血泪控诉，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其中长诗《隧道中的历程》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黑暗中，我听见了话语。有人密谈于夜深，黑暗预示了形势的严峻。

朦胧的声音，不约而同的呼唤：“灾难，灾难。”声音频频，永远是碎心的呐喊：“灾难，灾难。”

这个年头，饥饿破门而入，粮食离家出走，被迫应征入伍。小麦变成煤炭，牛奶喂养了大炮……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带回了麻风病，你，在机械声中挺进的十字军，你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米修从实地观游出发，潜入内心天地，钻进想

象异国，深入现实的心脏，尔后，又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过往》的字里行间。他在前进中变化，在变化中前进，一刻也未停止对外界和自身（尤其是自身）的探索 and 认识。时至五十年代末，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地，在毒品诱发的空间，开始了深入自我探测的神游。米修尝试麻醉烟草，并非为了忘却和逃避；而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活动作进一步的观察，从“失常的角度，了解正常”，从而揭示思维的深层奥秘。吸烟过程中，他于迷幻的中心，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将当时的种种反应与内心经历细密诉诸于文字，以浓郁的诗情、科学般的严谨。这类作品有：《凄惨的奇迹》、《骚动无限》、《得自深渊的体验》和《破裂中的安宁》。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白色出来了，绝对的白，超越一切的白色，从天而降的白，毫无妥协的白，排除一切的白，疯狂的白，愤怒的白……惊愕，怪诞，我支撑不了。不该服用麦司卡林的，刚才，我又服了一点。什么时候，能看见点颜色就好了。

晚年，诗人锐气不减，一口气出了《转角柱》、《寻路，迷路，超越》等四五部极具东方智慧特色的诗集。

米修的作品，无论就形式或内容，都不易纳入通常的归类，它们往往既是诗，又是评论、杂文、游记、寓言、警句乃至戏剧独白。抒情么？叙事么？说理么？呐喊么？又是又不全是，或兼而有之。米修创作的一大特点，即混杂使用各种文体，其中，又贯彻了一个共同的风格：奇幻、古怪，掺入极浓的幽默，将你引入一个独特的世界。“在那儿，生命最平凡的现象均以新的面貌出现：荒谬、美妙、伤痛、丰盛、徬徨无依、神秘莫测。”

米修的许多诗跨度大，跳跃突兀。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常常相互独立。许多话说一半，藏一半，诗中处处可见“中途的变卦”，到处是新的起点。这种写法于频繁的断裂中，丰富了诗的层次，加大了作品的容量，开扩了读者的随意性和想象空间，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米修诗的风格也是丰富多彩的：时而和谐，时而纷杂；时而激越，时而温柔；时而严峻，时而轻盈；既远又近，既亲切又陌生。诗的节奏紧随作者的内在起伏，读他的诗，你宛若能感到生命内在的汨汨流动。

诗人擅长白描，讲究神似，注意经营诗中的空白。语言浓缩、洗练、飘逸、空灵。重复强调是诗人常用的表现手法。在这一点上，他与现实主义的大师福楼拜截然相反。福楼拜主张只用一个最恰当的词表达一个意思，而米修则往往使用一连串的词，有时，将同一词重复四五遍，以期达到一种更